

我們是蘇維埃人

波列伏依著



新文藝出版社

我們是蘇維埃人

謝凡·謝世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波 列 伏 依

我們是蘇維埃人

鄭澤生 毛信仁 戚雨村 主 萬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上 海

Борис Полевой
Мы—Советские Люди
根據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49 年版本譯出

我們是蘇維埃人

原著者	蘇聯波列伏依
翻譯者	鄭澤生 毛信仁 戚雨村 主 萬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155號)
印刷者	光藝印刷廠 (上海長陽路1121弄325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 (790) [VI III 21]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297000 字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3 13/16
1955 年 6 月上海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14100 冊
定價 一元六角二分

內 容 提 要

這是我們所熱愛的蘇聯作家、斯大林獎金獲得者鮑·波列伏依的短篇小說集。它描述了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蘇聯人民在黨的領導和號召下，奮起捍衛社會主義祖國的英勇事蹟和震撼世界的奮不顧身的戰鬥精神。這些為祖國作出了無比貢獻的普通蘇維埃人當中有：犧牲自己生命，把敵人引入蘇軍埋伏的集體農莊莊員馬特維·庫茲明。把十字街口的一幢普通民房變成攻不破，炸不爛的堅固堡壘的葡萄種植人尤爾柯·塔拉庫利。為救一面團旗而犧牲家庭、子女、住房的烏克蘭農婦烏利揚娜·白洛格魯德。組織受奴役的歐洲人反抗希特勒，高度發揚國際主義精神的潘·秋興和潘·杰列葉夫。以及在地下工作的嚴酷考驗中堅忍不拔，樹立了豐功偉績的年輕姑娘白樺。……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自始至終都是真實的，沒有臆測，也沒有虛構。他們高貴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和鋼鐵般的意志是我們的光輝榜樣，也是我們在工作 and 學習中汲取力量的無盡源泉。



S. W. W. W.

致中國讀者

毛澤東同志曾經對作家們說過這麼一句名言——「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裏送炭」」。我們，蘇維埃文藝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中總是努力遵循着這個原則的，想來就是由於這個緣故，我們蘇維埃文學才受到人民這樣的熱愛，可以說，在我們整個廣袤的國土上，沒有一個小書架的人家，恐怕是難以找到的。

我是一個沒有所謂創作想像力這一種幸運稟賦的作家。我所寫的五本書都是描述已經去世的或是今天還活着的真實的蘇維埃人，描述他們的事業、他們的鬥爭、他們的理想和他們的志願。

社會主義把人從多少世紀以來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了。人們內在的優秀品質正在蓬勃茁壯地發展着和成長着。在社會主義的陽光下，在最最普通的勞動人民中間，已經湧現出這樣些天才和傑出人物，如果作家順利的話，他伸手就能找到這樣的人，把他寫在自己的書上，把他搬上劇院的舞台，把他搬上電影院的銀幕。這一切你們都可以在我們是蘇維埃人這本書裏讀到。這是戰爭年代裏的真人真事，這本書上的許多主人公現在還活着，而且活得豐富多采、饒有意味，比起書上所描述的並不遜色。

中國朋友們，你們對這一點是比任何人都容易理解的，因為在你們已經擺脫了帝國主義百年來的

壓迫的國家裏，人們也是這樣蓬勃而絢麗地成長着，因為你們的藝術家正像我們蘇維埃作家一樣，可以從生活中，從自己同時代的人們中，從光榮的和英雄的人民中國的公民中，直接找到主人公。

我們蘇維埃作家並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漂亮的玩意兒，而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名言那樣，把它看做挨受飢寒的人們所亟需的麵包和炭火。如果我這本獻給偉大的和平凡的普通蘇維埃人的書能够使中國勞動人民的心靈引起共鳴的話，那麼對於我，一個蘇維埃作家來說，這將是一個特別令人喜悅的獎賞。

波列依伏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四日

作者的話

這本書裏沒有虛構的故事。

我沒有特地去找過題材，也沒有臆造過人物。在四年的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我以真理報隨軍記者的身份跑遍了各個戰綫，認識了千百個各式各樣的蘇維埃人，他們曾表現了無可倫比的勇敢、剛毅、堅忍不拔的意志和偉大而不可戰勝的精神。高度的布爾什維克的思想性照耀他們的事業。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鼓舞他們去建立史無前例的功勳，支持他們忍受最艱苦的考驗，賦予他們以力量。在我們會見他們本人、或者是熟悉他們的曾經是他們戰友的人時，我很詳盡地把他們口述的故事記錄下來，希望有一天可以把他們的事蹟報導給蘇維埃的人們。

在這本書裏，我收集了這樣一些人的故事，他們的命運在我看來都是最最饒有意味的。這些主人公都不是平空杜撰出來的，他們是士兵、軍官、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他們都是一些武裝起來捍衛自己祖國的蘇維埃人。這本書裏的大多數人名和其他各種名稱都是真實的。書中的人物有的還活着，有的已經去世了。

本書所寫的都是些普通的，平凡的和偉大的堅貞不屈、百折不撓的蘇維埃人。

目次

致中國讀者

作者的話

馬特維·庫茲明的最後一天

一個近衛軍的士兵

一把泥土

一份『真理報』

偵察員

她的家庭

三個朋友

一首史詩的誕生

在伏爾加河岸上

塔拉庫利碉堡

一
一〇
二六
四〇
四九
六二
七四
八五
一一三
一二〇

伏爾闊夫兩兄弟·····	一五八
我們是蘇維埃人·····	一五〇
團隊的旗幟·····	一七三
聖誕前夕·····	一八五
在軍用公路上·····	二〇五
媽媽克拉拉·····	二二七
一個無名戰士的墳墓·····	二四三
瑪麗雅·····	二五八
義兄弟·····	二六八
『潘』·秋興和『潘』·杰列葉夫·····	二八四
一個老鄉·····	三〇八
工兵尼古拉·哈里托諾夫·····	三三六
自己人·····	三五二
在愛森街的前沿陣地·····	三八三
願望實現了·····	四〇三
聖誕晚會·····	四二七

馬特維·庫茲明的最後一天

馬特維·庫茲明在同村居民中是以孤僻出名的。

他住在村外的一所孤零零地屹立在森林邊緣上的歪歪斜斜、破破爛爛的小屋裏。他抑鬱沉默，很少和人們來往，喜歡帶着狗，肩頭揹上一桿老式獵槍，獨個兒在森林沼澤裏遊蕩。春天，當樹上抽出嫩芽，在森林裏解凍地面上的泛青的雪粒上響起了松雞求偶的鳴聲時，庫茲明總是釘上他那小屋的門，帶着他的失去父母由他扶養的小孫兒伐夏，到遙遠的森林中的湖濱去，在那兒他一待就是幾個星期。

集體農莊莊員們並不是不喜歡他，而是對他不大了解，於是就跟他疏遠了。誰曉得這一個不愛交往、沉默寡言、而好在森林中人不知鬼不曉的地方遨遊的人的心思呢？再說這種打獵的癖好，在村中早就爲人們所輕視了。雖然這樣，他却非常出色地執行着農莊看守人的職責。他已經是八十開外的人了，可是不管黑夜白天，四周就沒有人敢侵犯馬特維老爹和他那隻毛茸茸的兇狗沙立克所看守的農莊財物。

當戰禍蔓延到維里基盧基湖區的時候，駐在該區的德國山地步兵師的一個滑雪營奉命開到黎明集體農莊來了。有人把這個陰鬱孤僻的老人的情況報告了營長，營長認爲他正是一個適合當村長的

人物。

馬特維·庫茲明被喚到設在集體農莊管理處新房屋內的德軍司令部去。他們遞給他一杯德國伏特加，並要他担任村長。老人向軍官表示了謝意，推託身體不好，拒絕了喝酒，同時藉口年老、耳聾、多病，把村長的職務也給辭掉了。

德國人也就由他去了。爲了對他表示特別優待，竟把他遵照司令部命令繳出的那桿老式獵槍也還給了他。

初春，德國人在湖濱集結兵力準備進攻，山地步兵師向前方移動，駐紮在黎明集體農莊的滑雪營奉命避免戰鬥，經從森林沿澤偷潛入蘇軍陣地，從後方襲擊高爾泊諾夫將軍的前哨部隊。這時候，他們想起了庫茲明，因爲他們需要一個熟諳森林小徑的人作嚮導。但是還有誰比馬特維老爹更清楚他知道這些小徑呢？他曾經在這些小徑上踩過多少遍，他熟悉這兒的每一個沼澤、每一棵松樹、每一塊石頭以及每一個神秘的行獵標記。

營長派人把庫茲明找了來，他要老人在夜間悄悄地把他們帶到蘇軍陣地的後方去。如果拒絕，就槍斃他，如果執行命令，就給他錢、麵粉、火油，而最主要的是給他一桿獵人夢寐以求的德製三輪名牌雙筒獵槍。

馬特維·庫茲明一聲不響地站在軍官面前，揉搓着他那頂毛茸茸的、破舊的羊皮帽，用行家的眼光鑑賞着在那桿陽光下發着珍珠似的藍瑩瑩光彩的獵槍。軍官不耐煩地用指節頻頻地敲着桌面。他

的命運，他一營人的命運，甚至於經過周密策劃的整個戰役的後果，都繫在這一個陰沉而無法了解的老人的身上。這當兒，軍官一面瞅着馬特維老爹投射在那桿獵槍上的貪婪目光，一面儘力揣度着這個陰沉的林中心思。

「一桿好槍，」庫茲明用他那起繭的手掌摸了摸槍筒，終於開口了。他斜睨了軍官一眼，問道：「可以另外再加幾個錢嗎？長官。」

「哦——啊！」軍官高興地喊了起來，「翻譯給他聽，他是個講究實際的人，這很好，告訴他：德軍司令部一向尊敬講究實際的人，德軍司令部對那些肯忠心替他們辦事的人是不在乎花錢的。」

軍官高興極了。他們找到了一個可靠的嚮導。但這對他說來還不是最主要的。他和他的一營人從陽光和煦、甚至在戰禍中也歌舞昇平的法國被調到這個陰霾寒冷的森林裏來已經有五個月了。在這些日子裏，不知怎的，他開始本能地懼怕起這些他不可理解的蘇維埃人，這個暗澹陰險的大自然，這些偏僻荒涼的森林地帶。在這兒，每一個雪堆，每一棵灌木，每一個樹樁，都可能出乎意料地打出冷槍來；在這兒，即使是在遠離前綫的大後方，他們也不得不和衣睡覺，枕頭下放上一把扳開機頭的手槍。

可是，金錢，金錢！原來，它就在這兒，就在這些看見敵人到來就要縱火燒掉自己房屋的狂人之中，也竟會保持它的威力。老人試探地望着他，顯然他在竭力揣度他們會不會騙他，會不會付給他錢！

「告訴他，他爲我們辦事，我們將要重重地賞他，給他一千盧布。」軍官匆忙地加上了一句。

老人聽完了翻譯的話後，從灰黃色的濃眉下用遲鈍的目光久久地瞅着軍官，考慮了一會兒，然後

回答說：

「太少啦，您想廉價收買我嗎？」

「嗯，一千五，好，兩千吧！」

「長官，先付一半！」

軍官跟翻譯商量了一下後，就仔細地把鈔票數了出來。老人用他那隻粗糙的、青筋暴綻的大手從桌上抓起了錢，滿不在乎地把它塞進了帽子的襯裏中去。

「好吧！我帶你們打秘密的小道走，這小道除了我，祇有老狼才曉得呢！準確地告訴我，你們究竟要上哪兒去？」

德國人說明了地點，打算在地圖上指給他看。

「這就知道啦！我老上那兒打狐狸的。天不亮，我就可以把你們領到。……長官，祇是那桿槍可別騙我呀！」

集體農莊莊員們看見他暗自微笑地從軍官的住宅裏走出來，他跟往常一樣冷漠無言，對任何人都瞧一眼。他對那些從他背後傳來的竊竊咒罵，祇咧咧嘴就算了。當一個健壯的小伙子，集體農莊的前任會計員，趕上來威脅他，說因為他和德國人勾結，要燒掉他的小屋時，他頭也不回地嘟囔了一句：

「回去叫你媽媽給你揩揩鼻涕吧！」

集體農莊莊員們從遠處監視着馬特維的小屋，瞧見他的小孫兒伐夏在半小時後揹着個帆布包，帶

了沙立克跑下台階，在森林邊緣的灌木叢中消失了。過了一會兒，他們又看見老人把他那寬大襯皮的獵用滑雪履拿出門外，用熊脂擦拭起來，他不時眺望着那德國軍官的住宅。

這時候，德國人正準備出發。軍官坐在桌旁，在慘淡的電石燈光下，繼續寫他上次沒有寫完的一封信。封給他哥哥威廉——薩克森一所光學工廠的工程師——的信。

他寫道：

親愛的威廉：

一個多月以前我就開始寫這封信了，但總不能把它寫完，這不是因為我沒有時間，不，時間簡直是太多了。最近幾個月來，我們駐紮在這個可詛咒的森林裏，爲了消磨時間，我們總是重複着那老一套的愚蠢的演習，這些玩意兒，我們永遠也用不上的，因爲那些俄國人不按規則作戰，把仗打得顛三倒四的。今天，我們又要出發了。我想在再一次試試自己的命運之前，寫完這封信……

恭喜我吧！今天我似乎獲得了一次巨大的、應該說是出乎意料的勝利。我找到了一把能够打開那些該死的、謎一般的、帶給我們許多麻煩的俄國人心靈的鑰匙。這沒有什麼新奇的，親愛的哥哥，它仍舊是替我們打開全歐洲門戶的那柄得心應手的老鑰匙。錢，我的親愛的，那就是平常的、巧妙地給出去的錢。很遺憾，在這個國家裏，我們却很少借重它。我們總認爲那些蘇俄人是一種特殊的民族，讓希特勒先生麾下的好漢用自動步槍來說服他們還更有把握些。你還記得吧，我在正月裏寫給你的信中，曾提到本地的一個老獵人，從外表看來很像李耳王。他叫什麼名字，我怎麼也記不起來了，（這些俄國人的名字，真見鬼！）今天我對他做了一次試驗，親愛的威廉，

你想想看吧，這次試驗竟然非常成功。爲了面子起見，他開頭還躊躇了一下，但後來，他終於同意在今天帶我們到……好，就寫到這裏吧！寇特方才進來報告，全營都準備好了。再見吧！親愛的哥哥！像先前那樣地擁抱你，信呢，看上去祇好待下次再寫完啦……

滑雪營在天黑的時候離開了村莊，他們全副武裝，把機關槍架在雪橇上。不久，他們離開了大道，插入森林中去了。

馬特維·庫茲明穿着寬大的自製滑雪履，跨着獵人的豪邁闊步，領先滑行。黑暗加深了，飄着乾巴巴的、颯颯作響的雪花，不一會兒，天色變得十分黑了，祇能看見前面一個人的背脊。老人帶領德國人筆直突進原始森林。

這支隊伍越過雪堆，踏着杳無人跡的堅硬冰雪塊，涉過溝壑和凍結的溪水，強行穿過灌木叢向前行進，整整走了一夜。軍官拿着指南針，校正着行軍的方向。他好幾次喊住走在前面的馬特維，通過翻譯問他：爲什麼道路這樣曲曲折折，是否不久就可以到達目的地了？馬特維總是這樣回答：

『森林裏沒有公路……耐心些，長官，天不亮我們就可以趕到了。』並且每一次都提起那桿獵槍。德國人在武器和彈藥的重壓下累得精疲力盡，他們拖着沉重的步子在遼闊的原始森林裏蹣跚着。在黑暗中，他們不時撞在樹上，絆在灌木叢裏，滑雪履互相蹂躪，跌倒了又爬起來。他們好像感覺到：這一座在黑夜裏發出令人恐怖的簌簌聲音的看不見的森林，故意在他們的腳下佈滿很多雪堆，用有